

张子全书

一
函
八
册

張子全書卷第一

西銘

紫陽朱熹註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
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
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
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
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
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矣形氣之偏而

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
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
視之也亦如已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
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
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
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
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
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
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

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
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
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
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
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
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

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忤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得私也故育英才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

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

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特於爲我之

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熹旣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

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

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子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

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于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補註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
於聲戲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心是惑也本於吾心而欲
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
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爲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爲過動
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改過遂以爲己之當然
是自誣其心也旣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
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爲
之辭戲謔出於心思乃故爲也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爲戲
則長傲而慢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知歸咎
於偶失反自誣以爲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學者深省乎

此則崇德辨惑矯輕警惰之功亦大矣然其於戲且誤者克
治尙如此之嚴況乎過之非戲誤者豈復畱之纖芥以累其
身心哉

沈毅齋先生詳述朱子與江西學者說此篇大旨不越乎故
誤二字且曰有心謔浪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本有心而
掩之以無心則以故爲戲而至於長傲本無心而誣之以有
心則以誤爲誠而至於遂非是愚之甚者也戲不可有推其
原而謂之故欲人深戒其言動未發之先以爲正心誠意之
本過不能無指其流而謂之過欲人自咎於言動已失之後

以爲遷善改過之機誨人之意至深切矣

註見御纂性理

聖祖仁皇帝曰厚重則無戲言戲動矣改過則無過言過動矣此爲學敬義之要也正蒙謂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尙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正與此篇互相發明

東銘舊無註近讀

御纂性理始得其解因附篇末以俟達觀

二十世孫明行謹錄

張子全書卷一終

二十二世孫連科重刊